

古代小说文化简论丛书

主编/侯忠义 安平秋

古代小说与方言

颜景常 / 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古代小说文化简论丛书

主编/侯忠义 安平秋

古代小说与方言

颜景常/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古代小说与方言 / 颜景常著. 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05. 5

(古代小说文化简论丛书 / 侯忠义, 安平秋主编)

ISBN 7 - 203 - 05265 - 6

I . 古... II . 颜... III . ①小说—文学语言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古代②汉语—方言—研究

IV . ① I207.41 ② H1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6695 号

古代小说与方言(古代小说文化简论丛书)

著 者: 颜景常

责任编辑: 杨 文

出 版 者: 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 - 4922220 (发行中心)

0351 - 4922208 (综合办)

E-mail: Fxzx@sxskcb.com (发行中心)

Web@sxskcb.com (信息室)

Renmshb@sxskcb.com (综合办)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

人民印刷分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28.25

字 数: 720 千字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版 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6.00 元 (全套) (每本 8 元)

版权所有

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

负责调换

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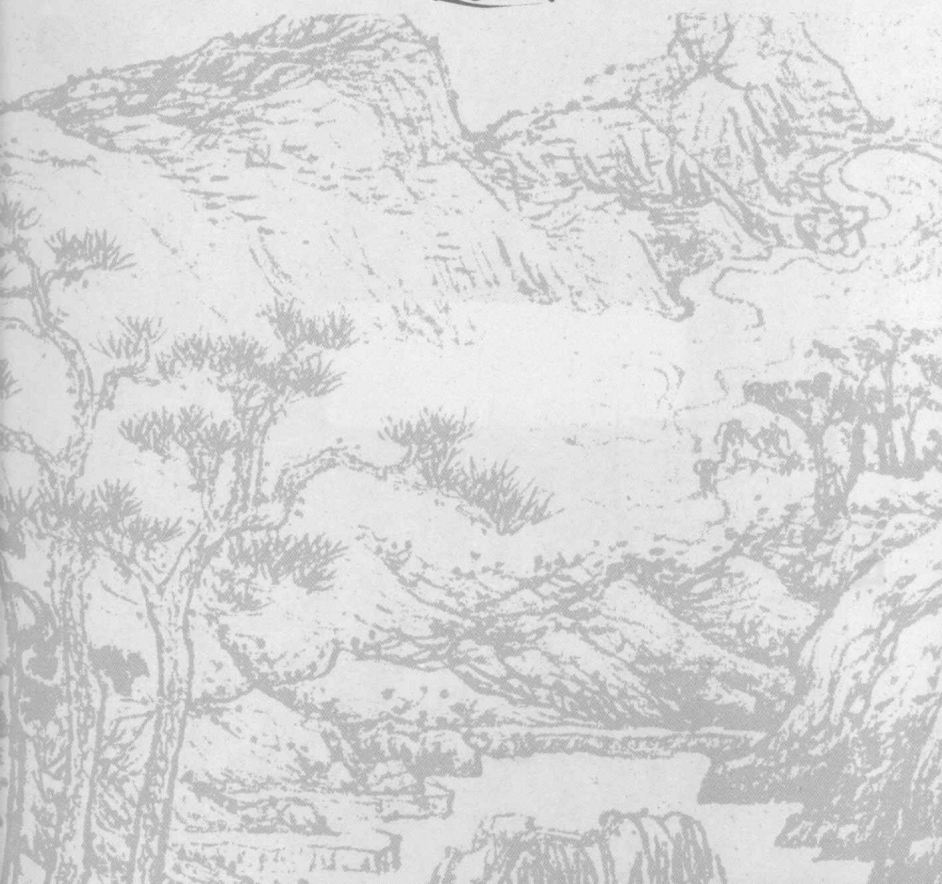
侯忠义 安平秋

编委

[以姓氏笔画为序]

张俊 欧阳健 崔元和 曹亦冰 萧相恺

古代
小说



小引	[1]
一 古代白话小说语言的几个特色 ..	[3]
(一) 文白并用	[3]
(二) 雅俗兼备	[4]
(三) 易中有难	[5]
二 古代白话小说都是用方言写成的	[10]
(一) 方言、通语、普通话	[10]
(二) 话、话本、小说	[11]
(三) 方言作品里为什么有文言句、文言词	[13]
三 现代方言知识有助于理解古代小说语言	[15]
(一) 利用现代方言知识理解古代小说语言举例	[15]
(二) 不能把现代方言和古代方言混为一谈	[25]
四 方言的运用对白话小说艺术成就的影响	[26]
(一) 不用方言就没有古代白话小说	[26]
(二) 方言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作用	[28]
(三) 方言俗语含有浓厚的地方风情	[32]
(四) 运用方言在小说创作中的消极作用	[35]
五 白话小说语言的发展	[40]
(一) 词的创新和发展	[40]
(二) 成语、谚语、俗语的产生和发展	[46]

- (三) 几个动词的兴替…………… [49]
- (四) 几个多义动词的发展…………… [51]
- (五) 古今意义不同的词语…………… [53]
- (六) 语法的发展…………… [60]
- (七) 话本小说语言孕育了普通话书面语言的规范…………… [66]

六 从作品的语言看它们的产生时代和基础方言 …………… [68]

- (一) 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…………… [68]
- (二) 应当充分重视方言音韵的比较…………… [70]
- (三) 《京本通俗小说》的时代 …… [71]
- (四) 《水浒传》的成书年代和基础方言…………… [73]
- (五) 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基础方言 … [77]
- (六) 《西游记》的基础方言 …… [81]

小 引

文言文有很强的规范性，现代汉语也有比较强的规范性，但宋元以来的话本、小说规范性比较差。例如《水浒传》里的“老子”是老汉、老头，《西游记》里的“老子”却是父亲。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里的“姑娘”是姑母，《儒林外史》里的“姑娘”，有的指姑母，有的却指少女。“原有三间房子”，在《醒世恒言》里，指的是“仍然”有三间房子，但在《金瓶梅词话》里却是“原来”有三间房子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？因为各种白话小说都是方言作品，即使是同时代的作品，如《西游记》、《醒世恒言》、《金瓶梅词话》，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同方言色彩。如果方言和时代都不同，差别就更大了。

读古代白话小说，不但是在欣赏古典文学，也是学习语言的好机会。我写这本小册子，目的就在从语言学角度给读者提供一点可能有用的知识，帮助大家读小说。

第六章讨论的问题比较专门，但也不难看懂。这一章研究了四部小说产生的时代和它们所用的方言。对每一部小说都有各种不同说法，我的看法未必正确，但力避主观武断。我对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做了新的尝试：一是同时代作品的横向比较，一是方言音韵的利用。我相信这都是比较有效的方法。

为了阅读方便，现将引用小说原文的方法说明如下：

本书引用小说例句，注明出处时用简称和回数或卷数。如《京》十一是《京本通俗小说》第十一卷，《西》二十二是《西游记》第二十二回。

简称用书名的第一个字。除《京本通俗小说》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外，其他全部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。



如在行文中已点出作品名称，出处只注回数或卷数。

下面是简称和书名对照表：

《京》《京本通俗小说》

《水》《水浒传》

《喻》《喻世明言》

《警》《警世通言》

《醒》《醒世恒言》

《金》《金瓶梅词话》

《西》《西游记》

一 古代白话小说语言的几个特色

(一) 文白并用

古代白话小说里的语言大多浅近如话，可也有不少文言成分。下面我们从中学语文课本里摘出几句看一看。

东胜神洲海外有一国土，名曰傲来国。 《美猴王》
夜宿石崖之下，朝游峰洞之中。 (同上)

如今且说贾雨村授了应天府。《葫芦僧判断葫芦案》
原来还是故人。 (同上)

世先生同在桑梓，一向有失亲近。 《范进中举》

第一个肌肤微丰，合中身材，腮凝新荔，鼻腻鹅脂，
温柔沉默，观之可亲。 《林黛玉进贾府》

如见日色烘烈，乃把棕拂蘸水沃之。

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

上面例句中有的纯粹是文言句，如例二，有的是半文半白，有的是白话里头夹一个文言词。

四、五两例，是故事人物的语言。为了切合人物的身份、教养，这样写有必要。其余的例子看不出有什么积极作用。譬如例一“名曰傲来国”改成“名唤傲来国”，例三“授了应天府”，改成“做了应天府”或“做了应天府知府”就接近口语了，意思也完全一样。作者写出不必要的文言词句，或带文言气的句子，对作品的思想性、艺术性并没什么好处，甚至可以说这是作者为了省事。要知道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有较高或极高的文字修养，他们写文言句比写白话句要省力气。所以在叙述中有时避难就易。说得不客气，这也可以算文白



夹杂，是不能推崇、不能提倡的。作家们是语言大师，他们精通古代汉语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口语（我们现在把这种口语叫“近代汉语”），在他们笔下，文白融合，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。现代人如果学习这种语言风格，结果往往令人看了不舒服。在文学作品里，为了使语言切合人物的身份、教养，使用文言色彩的词语、句子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
（二）雅俗皆备

我们这里所说的“雅”指正常的、一般的、现代人看得懂的语句。所谓“俗”有两种意思，一种是指现代人看来比较土的话，也许在某些方言里还在用，但普通话里没有；另一种是指粗话、脏话。

《美猴王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们今日赶闲无事，顺涧边往上溜头寻看源流，耍子去耶！”句中“赶闲”、“上溜头”、“耍子”现在看都是比较土的说法。“上溜头”是“上游”，“耍子”是“玩耍”，现在江苏北部的江淮话里还有这两个词。

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》里把雇车叫“觅车”，山东、苏北都还有这种说法。雇人帮工，也叫“觅人”。

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》里把热水桶叫“汤桶”，把东西叫“物事”，现在吴语里还这样说，别的地方的人也不大懂了。

这些词看起来比较土，这只是现代人的观点。在小说产生的时代也许并不土。“耍子”、“觅”、“物事”，很多小说都用，元明戏曲里也用，当时通行地区比现在范围大。由不土而变土，是语言发展变化造成的。

粗话、脏话往往跟表现人物性格有关系。差拨、陆虞候谋害林冲的性命，林冲骂他们“泼贼”、“奸贼”、“泼贱贼”。鲁智深和郑屠个人之间并无冤仇，只是气愤他欺压良善，先说他是“腌脏泼才”，打起来以后，就骂“直娘贼”了。在《水浒传》全书中，“直娘贼”、“入娘贼”几乎是鲁智深骂人的常用语。这种骂娘的脏话显然和鲁智深疾恶如仇，豪爽而

带点粗野，又是个文盲有关。在《水浒传》里说脏话多的还有李逵。武松、林冲就没有这一类脏话，更不要说吴用、宋江了。

（三）易中有难

白话小说以白话为主。大致读懂不难，所以一般中学生喜欢看，程度高点的小学生也能对付着看。但真要完全看懂却并不简单，往往把难点忽略过去。有时候，这种粗枝大叶的读书方法会影响对内容的理解。

下面我们也找些例子看一看：

父女两个告道：“若能够回乡去时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长爷娘。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？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。”

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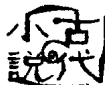
“告”并不是“告诉”，而是“求”、“请求”。“告姐姐，饶我性命”（《京》十）。“别个秀才来应举时，就要告命题容易了”（《醒》十一）。“告姐姐”是“请求姐姐”，“告命题容易”是“请求出容易点的题目”。

女父们想起这苦楚来，无处告诉，因此啼哭。

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》

我们现在只能说“告诉我”、“告诉老师”、“谁也没告诉”。“告诉”的对象应该是一个人或者由人组织起来的机构团体（如学校、乡政府、居委会、工厂等等）。“无处告诉”这种话好像不通，但是这个“告诉”并没用错。搞清楚这个“告诉”对理解这篇课文至关重要。

在《水浒传》里，鲁智深逃跑后当了和尚。醉后大闹五



台山，打了和尚，还说“俺不看长老面，洒家直打死你那几个秃驴。”下文说：

众多执事僧人围定长老，告诉道：“向日徒弟们曾谏长老来，今日如何？本寺那里容得这等野猫，乱了清规！”

《水》四

这里的“告诉”意思是告状。封建时代向上级或皇帝陈述冤情叫“告诉”。现在司法术语“起诉”、“公诉”、“败诉”的“诉”还是打官司。

上文中，卖唱的父女俩“无处告诉”，意思是没有地方可以控告镇关西。正像俗话所说“叫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”。衙门是有的，但做官的只会保护镇关西，不可能给这两个流浪艺人伸冤复仇。知道“无处告诉”这个含义，才能深刻理解金氏父女的痛苦，也才能懂得鲁智深为什么那么气愤，马上就想动手，“去打死了那厮便来。”

这个不妨事，俺自有道理。

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》

鲁提辖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用拳头。“揸开五指，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拳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……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。”难道拳头就是道理？是“道理”。但这个“道理”，不是“摆事实，讲道理”那个道理。古代白话小说里的“道理”——特别《水浒传》里的“道理”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当“办法”讲。常常出现的“没做道理处”，等于说“毫无办法”。

刚要上刑，不想大尹忽然一个头晕，险些儿跌上公座，自觉头目森森，坐身不住。

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

“跌上公座”，实在是很古怪的说法。只能往下跌，怎么往上跌呢？已经“跌上公座”却还坐在那里（只是觉得坐不稳），这就更怪了。

原来当时的“跌”有跌倒的意思，另外还有碰碰撞撞的意思。这篇课文下文有“跌而复起，起而复跌”，那是跌倒。“跌上公座”只是碰倒了公座。古代白话小说里“跌足”是“跺脚”，“一步一跌”是走路磕磕碰碰，“一脚跌开房门”（《喻》二）是踢开或碰开房门。

（秋先）原是庄家出身，有数亩田地，一所草房。
妈妈水氏已故，别无儿女。

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

注解里说，“妈妈”指秋先的老妻。一定会有人疑心：“妈妈”怎么又会是“老妻”呢？

“妈妈”确实可以当“老妻”讲，古代白话小说里的“妈妈”有当“母亲”讲的，但是不多，《水浒传》里一个也没有。为什么当母亲讲的“妈妈”会变成“老妻”了呢？

你注意过自己家里或者别人家里对幼儿讲话的称呼吗？幼儿哭着要妈妈，别人哄他，总是说“妈妈就来了”，没人说“你的妈妈就来了”。父母对儿女讲话，提到某些亲属总把“你的”省掉（不省掉，孩子反而不懂），借用子女的口气。于是在某些方言里，久而久之，“妈妈”产生了新的词义。有的地方指老年妇女，《西游记》里的“老妈妈儿”（六十八）就是指老年妇女。有的方言指妻子，江苏溧水、扬州等地妻子都可以叫“马马”、“马马子”。我们把字写成“马”是记的实际读音，讲来历，还是可以写“妈妈”。汉语里有一种变化字音产生新义的办法。扬州话父亲是“爹爹”（dia dia），祖父是 di di，di di 是什么字？也还是“爹爹”。亲属和称谓，

关系不同用不同的字，当然好些，《红楼梦》里的“嬷嬷”（如《林黛玉进贾府》里的“王嬷嬷”）就是从“妈妈”里分化出来的字。但这要看条件。北方话（狭义的北方话，指山东、河南、河北等地的方言）区域广，影响大，造了新字才传得开。仅仅某一片或某几点方言发生语音分化，造出新字来不易流行。

回到“妈妈”上来，我认为注解应该指出：有两个或三个意义不同的“妈妈”，指的人不同，声调可能不一样。

众人齐叫有鬼，撇了家伙，望外乱跑。彼此各不相顾。也有被石块打脚的，也有被树枝抓翻的。

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

家人喘息定了，方唤几个生力庄客，打起火把，复身去抓寻。

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

一处“抓翻”，一处“抓寻”，两个“抓”意思完全不同，可又都不是抓犯人的“抓”。

“抓”和“跌”、“妈”一样，宋元时代才逐渐变为常用字。它比“跌”、“妈”更复杂，因为它有几个意义，其中有的有点联系，有的毫无联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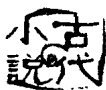
“抓”当“捉住”、“紧紧握住”讲，是“搯”的异体字。这个意义比较常用，并且“抓”比“搯”好写（指繁体字），它终于战胜了“搯”成为现代常用字。

“抓翻”的“抓”就是“抓痒”的“抓”。“抓痒”必须把手指头弯过来，用指甲轻轻的“抓”。“抓翻”之所以让人觉得奇怪，因为不是手指头而是树枝在“抓”，而且把人“抓”倒了。

“抓寻”是另一个“抓”。唐宋时代“寻找”这个意思只说“寻”、“觅”、“寻觅”。大约宋元之际，口语里有了 zhǎo（找）这个新词出现。文言文、文言诗词没用过，用口语写的

小说不能不用。怎么写呢？我们的作家开始借用了“抓”。这个字本是另有 zhǎo 音的，右边的偏旁不就是“爪”吗？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和《金瓶梅词话》都有不少“抓寻”。但是同时又有些作家借它来做“挝”的替身，这就造成了混乱。为了避免两个读音不同的词用同一个汉字，大家逐渐把“抓住不放”写成“抓”，而 zhǎo 寻则慢慢地都写成“找寻”。这个过程很缓慢。到《红楼梦》的时代，“找”和“抓”的分工才最后完成。

大家可以看到，要完全读懂古代白话小说并不容易。首要条件是提高注解的质量。提高注解质量的前提是我们要加强古代白话小说语言的研究。学术界现在所说的“近代汉语”就指古代白话小说语言。五四运动以后，一直有些专家在研究近代汉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方言调查工作在全国受到重视。这对研究近代汉语来说，更是如虎添翼。我们不但有了综合性词典，如《小说语词汇释》、《宋元语言词典》，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词话》、《红楼梦》也有了各自的词典。我们相信，随着近代汉语研究的不断深入，阅读古代白话小说的工具书会越来越多，古代白话小说语言中的难点会越来越少。



二 古代白话小说都是用方言写成的

(一) 方言、通语、普通话

方言就是各地的地方话。南京话、杭州话、开封话是一个地点的方言，江淮官话、中原官话、吴语是一个地区的方言。地区方言包含很多地点的方言。

现代汉语在方言之上有个标准形式，它的语音、词汇、语法都有相对明确的标准，这就是普通话。现代说汉语的人讲话、写文章合不合普通话标准比较容易判断。

古代没有普通话，只有方言。

古汉语里有“通语”这个名词。它的概念比较模糊。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汉代扬雄所写的《方言》里，指流行于较多地区或全国的词。组成通语的词来自不同的方言。“通语”不包括语音、语法标准。

长安（今名西安）、洛阳一带从先秦直到唐代是我国政治中心，也是经济、文化最发达的地区。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，到唐代后期超过了北方。为了控制南方，为了取用南方粮食的方便，从五代起，京城又东移开封。长安—洛阳—开封一线南北的中原话逐渐成为汉语势力最大的一种方言。洛阳语音在很长一段时期被认为是标准音。东晋偏安南方，建都在今南京。宰相谢安会用洛阳音吟咏诗文，上层社会的人物纷纷学习。谢安语音比较低沉，许多人捏着鼻子学，称为“拥鼻吟”。但在那个时代，还没有条件，也没有必要在全国推广洛阳音。所以中原话虽有通语的资格，仍然不能成为汉语的标准形式，因为它没有明确的词汇、语法规范。

文言文是另一种“通语”，即书面语通语。可惜这种书面语汉代以后和口语脱节了。文言文是知识分子能写不能说、

看懂听不懂的语言，与没有文化和文化水平低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。它虽然在词汇、语法方面有相当明确的规范，但影响不了人民大众的口语。

古代有一种为写作韵文编的同音字典，称为韵书。韵书规定了哪些字在一个韵，作诗可以通押。每个字用反切注了音。学术界很多人认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韵书《切韵》是根据洛阳音编的。到元代才有根据北方话编的《中原音韵》。韵书似乎也具有通语的部分含义，但它只管文人作诗用韵，和群众的口语根本不发生关系。

古代的汉语只有方言，方言势力有大有小，但没有居于各种方言之上的“普通话”（具有明确标准的通语）。所以宋元人写小说所用口语全是方言。

（二）话、话本、小说

宋代以前也有小说，但都是用文言文写的，中学语文课本所选的《柳毅传》就是唐代著名的短篇小说。这是“文”，是书面用语，不是口语。唐代佛教开始用口语讲佛教故事，大多是宣传教义，也有少量世俗故事。这些故事有说有唱，称为“变文”。变文是古代白话小说——话本的先驱。

最早的“话本”产生于北宋。取名“话本”，因为这是“说话人”在“说话”时所用的底本（故事概要）。所谓“说话”，是一种以讲故事为主的民间技艺，而从事这种技艺的人便是“说话人”。“话”字的使用表明一个重大历史变化：文学作品用活的语言创造，不再是离不开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了。

“话”在当时有两种含义，第一种指大家嘴里说出来的话，第二种指故事。古代小说里常说“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”、“一宿无话”、“一路无话”，这些“话”字都指事件、故事。现在人们说的“无巧不成书”，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二回叫“无巧不成话”。

文言文写的小说，一般人看不懂。北宋有了以“说话”